

圣母显灵 之谜

〔美〕欧文·华莱士 /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虚伪 / 欺骗 / 奇迹女人 / 姿色 / 情妇 / 丑闻

圣母显灵之谜

(上)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文安楚 王刚 付川 译 文安楚 校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12717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圣母显灵之谜

(下)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文安楚 王刚 付川 译 文安楚 校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12718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圣母显灵之谜

〔美〕欧文·华莱士 著

文安楚 王刚 付川 译

文安楚 校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5 字数:356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

ISBN 7-5378-0498-2

1·476 定价:12.8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55
第四章	98
第五章	128
第六章	156
第七章	185
第八章	220
第九章	258
第十章	313
第十一章	348
第十二章	378
第十三章	407
第十四章	444
第十五章	476

第一章 第三个秘密

夜色正在消褪，天将破晓，凌晨6点，美丽的村姑伯纳德蒂·苏比鲁沿着山路来到马沙比尔山洞口，大约150位村民已聚集在这儿，他们个个怀着期待，等待着她的到来，急切地想亲眼目睹奇迹的出现。

伯纳德蒂身穿有补丁的白色旧衣服，脚穿木壳鞋，她点燃蜡烛，从衣袋中取出念珠，面带微笑，对着她所渴望见到的异像屈躬。

早在12天前，就在这个山洞的同一个地方，她曾经看见过同一个异像，“一个白衣女人”，她后来这样回忆，那是一个神秘得不可思议的年青女人：“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面纱，蓝色的腰带，足上各有一朵黄玫瑰花。”12天内，她曾经7次来到山洞，这位白衣女郎在她面前出现过6次。在第15次出现之后，她相信，这位白衣女郎会承认自己正是圣灵怀胎而降生的圣母玛利亚。

这一天是1858年2月23日，星期二，夜色还未完全消溶，伯纳德蒂第8次来到山洞。她等待着白衣女郎会再次出现，而且期望女郎会很快表明她不是别人，确实是圣母。

150位观看者中，有一位特别有心眼，名叫吉恩—巴布蒂斯·埃斯特拉德。此人是位税收官员，在卢尔德镇^①附近还

^① 卢尔德，法国西南部朝圣城镇，位于图卢兹西南，比利牛斯山脚，跨波河西岸。

要算是一位重要人物。

埃斯特拉德还带妹妹埃曼约里特以及妹妹的几位为好奇心所驱使的女友一同前来，他们对伯纳德蒂的说法满腹疑虑。在路上，埃斯特拉德曾打趣地问道，“你们可没忘记带上看歌剧的眼镜？”现在，同其他的观看者一道，他注视着伯纳德蒂在膝盖上用手指转动着念珠。事后，他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伯纳德蒂边用手指转动念珠祷告，边抬头朝山洞中的那块巨石望去，仿佛在期待什么似的。突然，她的眼前似乎有一道闪电掠过，她的面孔在闪电中顿时变得奇异非凡，好象重新降世一般。她的眼神那样灿烂，嘴唇间的微笑那般迷人，那般超然脱俗，她的整个身影竟然如此美妙绝伦，仪态万千……伯纳德蒂不再是从前的伯纳德蒂了，她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那神态完全是神灵般的庄重、崇高、圣洁，不可言传……

“这震慑人心的情景持续了一小时；最后，她从最初祷告的地方走到巨石下的一棵野生玫瑰树下，她那样专注、虔诚，仿佛在用整个身心深情地亲吻泥土，然后又回到原地，依然处于先前的神迷状态之中。接着，最后一道神奇的光华从她脸上一闪而过，慢慢地，几乎是难以察觉地，她从痴迷恍惚状态中渐渐清醒，最后又回复到尘世。她仍然在祷告，可是这时我看到的却是村姑的面孔，先前那神奇的幻象已经完全消失。她祷告了几分钟，最后站起来，向着她母亲走去，在人群中失去了踪影。”

伯纳德蒂同母亲开始上山回家，她向母亲重述她刚才同白衣女郎交谈的部分内容。她说，白衣女郎曾向她谈到了三

个秘密，今天早晨，对她揭示了三个秘密中的最后一个。

没有多久，埃斯特拉德一变初衷，同伯纳德蒂交上了朋友，他问伯纳德蒂，“在第7次显现时，白衣女郎谈了些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伯纳德蒂已知道三个秘密的全部内容，可它们与其他人无关。她还特别强调，她被告知，不得向任何人，即使是她的忏悔牧师，透露出任何一个秘密。人们对这三个秘密的好奇心与日俱增，有的在她面前献媚取宠，有的用尽心机，有的发誓绝不再告诉他人，他们都力图从她的口中获得圣母玛利亚的这三个启示，然而谁也没能如愿以偿，伯纳德蒂带着这三个秘密最后告别了人世。

有一次，一位来自附近乡镇的年轻律师查尔斯·曼顿鼓起勇气曾对伯纳蒂再次提及这个问题。

“告诉我你知道的秘密好吗？它们讲的是些什么？”

“这些秘密只与我个人有关。”

如果教皇问起这事，你会讲吗？”

“不讲。”

许多年以后，伯纳德蒂成了圣格尔塔德女修道院的一位修女。这所修道院位于法国中部的内韦尔。修道院女院长玛丽亚·特尔里斯·瓦茹生性严峻、多疑，她也曾对伯纳德蒂提及这三个秘密，伯纳德蒂又一次拒绝回答。

“如果教皇命令你讲出秘密，你难道也这样置之不理？”

瓦茹逼问。

“我认为，这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伯纳德蒂回答。

以上历史，记载于卢尔德教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教皇约翰·保罗三世读完了这份报告，放下报告文本，不禁失

声笑道，“可现在，时间一晃 130 多年，对于教皇来说，这些秘密可绝非小事。教皇不能漠然视之。”

“是的，陛下，”国务秘书说。“在我看来，圣母第 7 次显灵对圣徒伯纳德蒂谈到的最后一个秘密尤其重要。”

他们在位于梵蒂冈宫顶楼的教皇私人办公室谈到这件事。办公室宽大、华丽。约翰·保罗三世坐在一把白色缎面的高靠背椅上，前面是为他使用的写字台。他凝视着悬挂在向里凹进的窗框上的金色缎面窗帷，窗户面对圣·彼得广场。他转身面向坐在他面前一把红色缎面扶手椅上的红衣主教，此人也是国务院秘书。

“问题在于，”教皇说，“现在咱们已经知道这三个秘密，对此，你是否坚信不疑？”

“是的，”红衣主教说。“由卢尔德教区委员会送来的这份报告已交给您亲自过目。”

“这份报告是否绝对可靠？”

“陛下，正如您了解的，前两个秘密并不那么重要，已经过时，对咱们没有任何价值。第三个秘密，也是最后一个秘密，正如您说的那样，其重要性将是无与伦比的，咱们所要做的只是陛下决定是否应该向全世界公布这第三个秘密。”

教皇若有所思，然后说，需要我什么时候作出决定？”

“我希望最好在本周末，陛下。卢尔德教区委员会全体成员正在聚会，他们一面在等待您的通知，以便决定如何行动。全国性的到法国大朝圣活动将在三周后开始。”

“教区委员会，”教皇说，“是否呈述过他们的建议？”

“陛下，他们都期待着由您本人作出决定，”红衣主教说。迟疑片刻，他接着说，“我听卢尔德的鲁兰神父说，委员会的

许多牧师以及全部当地的商人赞成将秘密公诸于众。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宣布将会提高教会的威望，所有的教徒，事实上，全世界人民都将深受庇荫。委员会其他成员全是教士，他们有的反对公布秘密，有的犹豫不决，耽心伯纳德蒂的秘密一旦公开，反而会危及母教会^①的根本利益。不过佩拉格主教，此人负责卢尔德教区委员会的全部事务，曾告诉我，最后决定由您定夺，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教皇点点头，盯着放在他面前的报告文本，“我会仔细考虑研究此事，愿上帝给我以智慧，到周末，具体说到星期五，我会告诉你我的决定。”

红衣主教霍然起身。“就这样，”在转身准备离开以前，他正眼望着教皇。“我是否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说吧。”

“陛下，这件事很棘手，应该考虑到其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冒险性。”

教皇微微一笑，他的确非同凡俗，欣然回答，“上帝保佑，不足为虑。”

圣母玛利亚显灵及其三个秘密的有关传说，很快便由教会所掌握、控制。塔布和卢尔德区的主教佩拉格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卢尔德委员会，这是当地的一家周报所披露的消息。这家报纸还要读者注意，在卢尔德的近代史上，组成这样一个为市民所注目的委员会已经是第二次。编辑和读者所知道的是，委员会成员将聚会讨论“一桩具有

^① 母教会，指派出生附象教会，或指将某人养育成人的教会。

伟大历史意义的发现”。因此，他们对任命委员会的组成和目的深为关注，但又满腹疑虑，各种猜测也接踵而至。尽管如此，委员会之外的任何人对于其中底细仍一无所知。

1858年11月，塔布和卢尔德区的主教伯特朗—塞维尔—劳伦斯曾奉命组成了第一个调查委员会，目的相当明确。9名成员的任务是对年轻村姑伯纳德蒂的非凡奇遇进行调查，以便得出结论，弄清她是否真的接受过圣母的启示，目睹圣母的显圣。经过4年的调查，终于由塔布和卢尔德区主教向世界宣布：“我们认为，圣母玛利亚在1858年2月11日的确在伯纳德蒂·苏比鲁面前显圣，而且就在卢尔德城附近的马沙比尔山洞。在2月11以后的若干天内，具体说共有18次，圣母显圣一事完全属实，不容怀疑……我们特郑重在此宣布。”

这是1862年由第一届卢尔德调查委员会所作的判断。

现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第二届卢尔德调查委员会的16名成员聚会在市议会厅的一间会议室。他们并不是要作出什么决定，而仅仅是聆听梵蒂冈教皇的指示。6个星期以来，他们彼此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但毫无结果，无法作出委员会的集体决议。

由于双方都未能占绝对的优势，佩拉格主教只好将委员会成员的不同意见上交图卢兹的大主教决定。大主教认为，这种引起相互对抗、莫衷一是的问题最后应该由罗马教皇本人处理。

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异常兴奋，因为，教皇的决定将在今日上午向他们传达。委员会成员个个都对教皇毕恭毕敬，对宗教格外虔诚；会议地点安排在市议会厅会议室可说是周

全、谨慎。提出会议在这儿举行的是卢尔德的一位历史学家鲁兰神父，主教授受了鲁兰的建议。鲁兰本人对是否宣布秘密一事持中立态度。

虽然在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争论毫无意义，但是当隔壁市长儒尔丹的办公室内电话铃响起来时，他们仍彼此唇枪舌箭，争论得面红耳赤。卢尔德10位教区神父中一位叫埃默里的，正在说，“这种秘密一旦宣布，对于教会、信徒，对于全市都是一大危险。任何失误都能激起社会和公众对教会的失望，招致种种嘲笑、非议，人人会责难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的看法是一切顺乎自然，万万不可弄成拙。”他的一位对手，卢尔德一家鼎鼎有名的旅游餐馆老板让·克劳德·贾米特坐在长形会议桌的另一边，立即象从前那样作出了还击。“咱们必须宣布这项秘密，以便重新振兴宗教，促使大批的信徒到这儿朝圣。而且，宣布秘密这件事本身必将吸引正逐渐对宗教淡漠的信徒再次增强信念。”

隔壁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暂时使争论声中止下来，儒尔丹市长离开会议室去接电话，很快便返回，召集主教和鲁兰神父前去商议。

对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来说，他们的等待似乎漫长难忍，不过，实际上，他们只等了不到两分钟。

瘦高个的主教又来到会议桌首，他身穿深黑色的教袍，神情庄重严肃，酷似才从艾尔格雷考^①的油画中走下来的一位显赫的实权人物。

他的声音低沉，然而坚定；他的语言简洁，然而有力。

^① 艾尔格雷考（1548—1613？）西班牙画家。

“教皇希望我们作好准备，将伯纳德蒂的秘密向世界——对了，是的，向全世界立即宣布。教皇陛下特别说，如果不这么办，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是对宗教信仰的亵渎。教皇陛下还说，有人会认为此举滑稽透顶，但他本人对这个秘密的真实性可是坚信不疑的。”

主教停下来，环视一眼房间。在坐的诸位表情不一，但是明显的，他们都很激动。

“就这样办，”主教继续说，“我将向图卢兹的大主教报告，立即着手安排召开一次宣布会，由巴黎的布伦特红衣主教主持。”他淡淡一笑。“从现在算起，还有3周，在3周之后的8天至关重要，将是卢尔德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日子。诸位知道，伯纳德蒂在那个下午曾听见一阵疾风吹来的声音，接着便在山洞内亲眼看见身穿白衣的圣母显灵，从那以后，还没有什么事件能比这次宣布秘密更有意义。我坚信，这次宣布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也同样至关重要，他们一旦获悉这个秘密，一定会亲自奔向我们可爱的卢尔德。”

里兹·芬奇每当开着她那辆从别人转手买来的雪铁龙轿车从协和宫前往埃勒塞斯区时，对于巴黎交通的杂乱无章以及车流的疯狂速度已是见惯不惊；尽管如此，她还是会留意着前方，巴黎凯旋门壮丽无比的建筑已经在望。对她来说，崇高而值得荣耀的凯旋门是巴黎所拥有的一切东西的象征——那古典美，神奇以及令人感受到的难以言喻的激动和狂喜，还有生命所能给予的一切欢乐和允诺，都使她渴望在巴黎久居。

凯旋门使她的梦想与抱负变成了现实。使她明白，她将在巴黎一展宏图：收入丰厚，而且正象雅内·弗兰纳一样作

为一名专业外国记者闻名遐迩，受人仰慕；在伊勒-圣-路易区会拥有一所气派华丽、舒适考究的公寓，成为某位富有、英俊，而且成熟的法国商业有限公司经理的妻子，令人妨忌钦羡的贵妇（此人必须才华横溢，性欲旺盛，而且应该对美国怀有好感，结婚时还会买下稀有罕见的法国原始艺术收藏品）；她会成为两个聪明绝顶、可爱漂亮的孩子的母亲，孩子会在位伶俐敏捷，为人厚道的英国保姆的监护下在卢森堡公园嬉戏玩耍。当里兹·芬奇看到前面的凯旋门，她的目光自然投射到弓形门下部向上昂扬的曲线上面，仿佛也看到了她自己的生活正是这样充满生气。她甚至还将在每周星期日沙龙里，接待那些在各自领域内享有盛誉，或有一立足之地的极有个性魅力的男女朋友，同他们愉快地度过闲暇的时光。

然而，今天早晨，也许在她到巴黎3年来还是第一次，里兹·芬奇对凯旋门却失去了兴致，她也不再留意那近乎疯狂的车辆和人流，吸引她的是雪铁龙轿车后视镜上自己近乎憔悴的面容。她分明意识到，那张面容只能使自己沮丧，不要说不能使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之火烧得更旺一些，而且连同呆在巴黎，即使是再多停留一段时间的希望也一起会很快破灭。

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今天早晨，里兹·芬奇偷偷看了一眼国际联合通讯巴黎分社大厦内的比尔·特拉斯克先生办公桌上的一分备忘录。接着，特拉斯克安排了她今日的工作，并由此知道，她的对手玛格丽特·拉马奇已在她之前接受了另一项工作。她明白，她已经失去了，或者说正在失去上司的信任；她更为清楚的是，在一场只凭姿色，而不是才气、智

力的竞争中，就姿色的魅力而言，她很难战胜对手。办公桌上的那份私人备忘录是从纽约寄来的，上面写道，国际联合通讯社（API）纽约总部要求其巴黎分社在一个月内紧缩开支，实行裁员。巴黎分社的法国人，主要是办公人员将辞退一半。编辑部的两名特写报道记者必须裁减一名。而这两名特写记者正是玛格丽特·拉马奇和她。这就是说，她们两人之中有一名将被留下，并被委任更重要的职责，地位将更加稳定；而另一位，在她看来，只会是她，将会被辞退。特拉斯克曾对她谈及减员的必要性，但他含糊其辞，没有涉及细节，可里兹却有所理会，不能不感到自己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起来。

三年前，里兹离开威斯康星的一家报社，在 API 曼哈顿^①总部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不久就被派往巴黎分社，她的生活从此开始了新的重大转折。她胸怀抱负，踌躇满志。就在最近，她甚至结交了一位年轻的公司经理。小伙子是巴黎人，风流倜傥，对她很有好感，甚至对她的法语也赞口不绝。倘若有一、二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准会顺利发展，可他们才认识一个月。如果她一旦被辞退，一个月内，她就不得不离开法国，将失掉同查尔斯进一步接触的机会，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再重操旧业，继续干记者这一职业。如果走运，她或许会在塞达·拉普狄斯或切尼勒公司谋求差事，处理一些没完没了的例行公事，最多不过嫁给一位保险公司的小职员，生下两个呆头呆脑的孩子罢了。

事情再也明白不过，为了能在一个月内保留，或者说赢

^① 曼哈顿，纽约市中心，是哈德逊河口一小岛。

得自己在 API 通讯社仅有的一名特别采访记者的职位，她得击败玛格丽特。这种局面同一场选美比赛酷似，虽然她并不乐意去扮演这种角色。她明白，同玛格丽特相比，作为一名记者或作家，她更有能力；然而就个人魅力、姿色而言，玛格丽特却要大占上风。里兹实际上干的是些最费力而又乏味的工作，诸如报道法国经济情况或汽车展览之类。玛格丽特却总是捷足先登，常被指定去负责一些最能大出风头的事，从报道时装展览到采访有名的政治家、作家以及走红的电影明星。

今天早晨，比尔·特拉斯克对她俩最近一段时期的工作安排，足以证实里兹的耽心并非多虑。

眼下，有许多能轰动一时的抢手消息值得去报道。里兹一再恳求能得到允许，以便证实自己是一位出色的记者，分社理应留用。然而，比尔·特拉斯克却把这些美差交给了玛格丽特·拉马奇，显然，浅薄轻浮的玛格丽特一定受宠若惊了。

比尔·特拉斯克的确精明过人，他善于抓住那些最能吸引公众兴趣的新闻不放——比如，法国内政部长安德烈·维隆是政界要员，深受人民尊敬，富有感召力，本来有希望获得内阁总理职位，但他却卷入了一场会震惊全国的丑闻而焦头烂额，前途暗淡。他同一名叫做韦德曼的可疑人物频频往来。韦德曼拥有一家破落不堪的电影制片公司，以此作幌子，他实际上暗中同贩卖可卡因毒品集团勾结，发行了一些欺骗性的高额债券，以便捞取不法之财。内政部长签名同意，巨额金钱便源源而来，但债券价值却毫无保证。问题在于，维隆是否只是轻信了韦德曼，而实际上对事情真相一无所知；还

是他真的秘密同韦德曼串通一气，谋图中饱私囊，肥上加膘。比尔·特拉斯克认为，这无异于是另一桩斯塔维斯基事件^①。在三十年代的法国，斯塔维斯基事件曾经轰动一时，使法国声名狼藉。

无疑，对里兹·芬奇来说，她十分乐意以自己的才华去报道这桩丑闻。但是，一小时前，特拉斯克却指定给了玛格丽特·拉马奇，而她却接受了另一件宗教事务报道，参加由巴黎红衣主教布伦特在阿特内广场饭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这种有关宗教内容的报道常常不为人们注意，既乏味，又容易被人挑漏眼，纽约总部的任何人都会不屑一看的。

玛格丽特之所以得到这份美差，或许是因为她会凭藉自己的女性魅力诱引维隆吐露真情。里兹被分配去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报道，仅仅是为就天性而言；她不愿意，也没有条件用姿色作武器去获得任何人的青睐。

反射镜上，她的面容被映照得清清楚楚。由于最近一次的漂洗和染发，她的蓬松的红色头发已变成枯黄色。她看见的是一个甚至不同于罗马人才有的那种鹰钩鼻，嘴唇很薄，而且绷得很紧，下颌突出。尽管她的肤色可以说无可挑剔，她却仍然伤感、悲哀。她知道，反视镜中没有映照出的部分更令人失望。她的硕大的乳房丰满得不合适宜，而且已经下垂。她的臀部太大，腿微微向外弯曲。总体来说，只有5英尺3英寸的身高使她的体形更加不中看。她最好的——也是残酷的

^① 斯塔维斯基是法国金融家，1932年12月，创办了一个信托组织，发行的股票却毫无价值，丑闻败落，1934年死亡，警方说是自杀，但右翼人士认为是他杀，因他的丑闻涉及众多要员。